知足齋文集

知足齋文集卷第二

碑

大興　朱珪　石君

唐贈司空梁國公狄文惠公碑

陽曲東南十里曰狄邨梁公故里也會城之南關故有公祠康熙十一年太原守延津周君令樹修之記云平勃之權權而譎者也公之權權而正者也其論甚韙珪司藩之秋吏告曰某日當祀梁公請委員予曰其親執事屆晨謁公祠門廡頹圮殿無牆壁邪風吹燭動搖明滅倉皇卒拜而出詢諸有司曰是烏可以不修則對曰

是地窪下夏潦積水成川修亦不支久明年庚寅春再
謁益愀然乃與臬司王君顯緒冀寧監司徐君浩謀相
度于城内崇善寺之西隙地移其舊材而建公祠焉委
經歷張兆麟董厥役為殿三楹左右廡各如之前樹門
樓遷主于殿肖公像以祀考唐車服志衮冕九旒九章
象笏三公之服也又于其東隙地建雙柏堂前後屋凡
三十有一于宴于憩四時咸宜費取諸寺租之在公者
秋工竣祠以落之蓋古之立大節辦大事者皆有至誠
至仁之性而死生成敗不以易也公孝于親義于友有
大惠于生民方其為大理丞犯顏高宗凜乎丈夫之氣

矣在豫州活越王之黨二千人何其壯也其不死于來俊臣武承嗣之手者幾希而卒能格悍后之心回淪淵之日剖血吞聲再造唐室平勃成其易而公爲其難五王乘其衰而公持其盛嗚呼公當天地古今之大變而提扶推挽以還清寧之光雖移山塡海不足喩其神勇也在易明夷之復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其公之謂乎乃爲之頌曰

唐有天下三世而隳谷陵海沸雌蜺天飛厲陰肅殺啗其胎㚢蝮虺雲行億兆草薙穹昊弗忍篤生狄公左挽折斗右提囚龍投身巇嶔飛箭若林心炳照天元魔拱

欽洗血元黃磨鏡𢧐蹟三綱再振大社不屋并州太原公之故里廟成孔安庇我桑梓

明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封新建伯贈侯王文成公墓碑

乾隆五十有二年丁未春三月珪案試紹興有王文成公九世孫增生昆泰請曰文成公葬山陰花街之洪溪湛甘泉誌其墓乾隆十六年

今上南巡

諭祭

賜額曰名世真才而墓石歲久無存求補文以表之珪

惟公以眞儒再匡明社所謂立德立言立功者惟公備之其本末載于明史著錄于文集各家言其姓名昭灼人耳目何待于表抑世之小儒或有閒于公者以講學稍有異同耳竊謂自孔子集百聖之大成六經四科廣大精微至矣由漢以來華離割裂朱子起而救之以存心致知爲愼獨切己之學沿元迄明記問蕪而身心晦陽明先生少負異禀蹶與中葉從憂患生死中溁造有得于致良知之旨貫體用合知行不動聲色而安天下于反手自三代以下數人而已嘗言曰平山中寇易平心中寇難若先生者拔本塞源恢廓儒道之疆域眞所

謂豪傑之士也世之疑之者蚍蜉撼樹曷足齒乎先生諱守仁字伯安海日公華長子浙之餘姚人遷居山陰宏治己未進士官兵部主事疏論劉瑾廷杖貶龍場驛丞臥石槨中悟良知之學瑾敗起歷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提督軍務平宸濠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憂歸再起總制兩廣平廣西思田諸賊以疾歸卒于南安年五十有七贈新建侯謚文成神宗十二年從祀孔廟公配諸繼張子正憲正億正億嗣爵曾孫先通死甲申之難銘曰

岱陽泗西天鍾宣尼淑江上海環靈會稽陽明篤生姿

兼淵贊大冶百鍊元精純汞良知慎獨其源不二匡世扶傾大厦巋巋彼哉桂蓼权孫臧倉公之德功月輪日光珪幼秉敎斤斤其明公其廸我無終宜行名世良才皇哉天表淇溪淙淙碣此墓道

敕建　文昌帝君廟碑

皇上臨御首出誠孝通乎帝謂明幽格乎民神邇安遠讋顧西南小醜倣擾滇江官兵屢捷扼其西竄若有　神助乃咨詢督臣勒保奏覆嘉慶五年二月内賊百餘騎至梓潼望見七曲山旗幟森列疑有伏即退不敢窺適參贊德楞泰大兵迅會

賊遂辟易　神佑昭然
皇上即御書化成者定扁額頒發祠山以彰　靈績又
詢　珪京師何以無專廟臣　對以地安門外舊有元明廢
祠傾圮久矣
上特命步軍統領勘修先後　發帑金三千餘兩又
發內庫顏料官銅計不下二千兩
命臣朱珪臣明安臣　額勒布督司其事各官願輸銀約
一萬兩有羸六年二月二日開工五月九日告成于是
正殿寢宮前榮配廡巍煥一新其東　大士　關帝各
殿皆飭因其舊有不敢廢也是日

皇上親臨薦香行九叩禮　神光肅然

諭禮部太常寺議春秋歲祭列于祀典一切仿　關帝

廟行事蓋文德武功允相配也禮臣議上　報可

上親製七言詩一首暨

諭旨刻于石

命臣記其本末于碑陰以昭式久遠臣攷文昌星載于

天官書所謂斗魁六星戴匡曰文昌宮是也尚書禋于

六宗孔穎達疏引鄭元云六宗皆天神司中司命文昌

第五第四星也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注

謂文昌星然則文昌之祀始于有虞著于周禮周漢晉

以來以配郊祀而元命包所云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則職司文武爵祿科舉之由來矣若實其人以主之則以　帝君著世于周初爲張仲孝友顯化隋唐爲文中子王通徵于李商隱張亞子廟詩孫樵祭梓潼神君文化書唐開元有左丞之命文獻通考僖宗有濟順王之封宋眞宗改封英顯賜額靈應哲宗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元加宏仁帝君明成化十三年重修北城靖恭坊　梓潼帝君廟卽今地也竊考禮記五方帝實以五人帝而傅說爲列星此天人之合無可疑也　帝君降嶽生天以忠孝輔

國牖民我

皇上達天通睿感應一誠遂秩無文而定曠典實足信
今而式後偃伯而昌文以光幽贊以協明禋非
大聖人其能天人合撰若是之敘倫而彰化者乎　臣珪
謹譔

記

重修藍田書院記

藍田一曰杉洋距古田縣治東百里而遠昔設同知巡
檢司于此有石城周六里居民千家城東有書院肇創
始于南唐建陽令余公煥宋時其裔孫復有記相傳慶

元閒紫陽文公嘗至此手書藍田書院刻于右壁其西五里爲西齋書曰擢秀書齋當時余公偶字占之偕其兄亮從文公游與東萊勉齋爲友著克齋集同邑蔣康國林夔孫林師魯林大椿林用中皆游文公門蓋地鄰延建近大賢之居宜乎一時賢喆聞風蔚興而晦翁手跡如聮星引月徧于高巖深广間也閱四百年至明季燹焉官既裁徙則舉廢難寻自庚辰宦閩壬午攝邵試擢余生席珍及庚子來視學明春余生以重修書院告又明年工竣摹石繪圖具說請爲記覽之則講堂齋表池臺樓閣藹然深秀負獅巖而望玉屏山川環列有曠

如擧如之觀舉其役者余李林鐃爲著姓而通邑協力成之盍人之好學與善其性可知也尋惟文公之學以窮理爲先務救傳以後家讀其書流爲口耳瑣細之辯不克返諸身心見諸實事故明儒起而矯之復古本大學曰知行合一然公之得力在于愼獨躬行而必先以致知格物者豈未嘗灼見乎內外標本之故確然相因而不可闕耶盍君子無不欲爲善而每誤于不知小人或敢于爲惡其甚必由于知之謬矣今有愛其子之疾而誤投以藥者非不仁也不知害之也雖甚飢渴不爭蛇虎之食者知之眞也譬如登高適遠者知其曲折險

易則危峻幽隘必達焉苟不辨其東西高下冥行而擿埴則跬步不免于顚蹷故知行還相爲用猶志氣之交也竊謂聖學之要以孔子自著者爲定大賢以下有爲言之則輕重畸文言傳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此天德人道誠明合一之功獨于乾之九三發之也今之學者既汨于時俗鄉市之陋斷其卓然振拔于聖賢之徒不欺其志者鮮矣諸生知復書院于五百餘歲之後甚趣抑知復文公之所以爲教以求人之所以爲人者曷拄葢古

今無二性而知行無二學義利明則趨向正由是而上溯進德居業知幾存義之真傳庶幾不悖乎希賢希聖之士也夫

崎江書院記

福州城西北六十里曰竹崎負山面江其岸多植龍眼橄欖橘柚之木舟行過者望之鬱然淡秀如林有巡檢司于此亦名郵諮也乾隆己亥七月之晦予典試來閩纜舟大榕樹下午氣炎熇偕程君世淳登岸步憩一宇架構巋然初成詢之土人曰此地讀書者少將爲塾焉則有歐姓老者摘鮮龍眼烹苦茗餉二使者程君喜而

進之曰汝塾將發而使星臨之其兆大祥蓋童壯環而觀者如堵予詢之曰有能讀書者乎歐老呼其弟之子曰是童名春問讀何經書對曰尙書曰能成誦乎春背誦數句土音亦不甚了予曰勉旃及庚子秋予奉命視學來閩程君同時視學山左將別程謂予曰曾憶竹崎歐陽春乎予笑曰是亦偶爾耳比歲試春卷不入式壬寅科試則春居然應古學試閱之有條理遂取入附府學又肄業于鰲峯書院蓋春自是彬彬乎爲竹崎之嚆矢矣癸卯冬予任滿將去春來謁請爲崎江書院記予惟古者塾師坐于里門以敎其後生故孔子闢武

城之弦歌而笑漢文翁唐常衮皆能化狉榛爲鄒魯蓋天時地氣亦感人心而嚮應也歐氏始建此塾而與者適來其子弟之秀不匱豈有數哉甫田之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此之謂矣塾之堂二而爲先賢祠後爲奎光閣倡其舉者監生歐陽天錦施地者歐陽維三分之者歐陽維元維融維融春之父也同志者凡二十八謀始于乾隆己丑季秋之望落成于癸卯之冬益前後十有五年可謂儉而勤久而不懈以迄于成也

積川書塾記

積川書塾者荻岡章氏之里塾也夙闢其地兼高朗清

幽之勝章孝廉芩嘗請予爲記予以未親覽之懼言之
無實久未有以應也乾隆戊申夏五月科試湖州畢將
旋杭七日舟出南門行未三十里望見荻岡旁涯有閣
巋然外爲惜字鑪守者一老人方挐小舟收字紙歸啓
鑰登眺烟景空濛心喜之舟人曰未若　祖師堂之奥
也距里許櫂舟而至延徑北右轉繚以周垣門對平田
題曰南若勝境入門爲放生池池方數十丈跨石梁而
南則積川書塾也東西廡曰讀書處涵養居登堂曰雲
怡後堂祀　關帝升樓則爲　文昌閣後爲　純陽樓
像祀　純陽眞人眞人以儒者得谷神不死之祕闡忠

孝以覺世自唐以來顯道神德浩氣周流斯地誠奉疾禱者靈蹟尤著故土人皆呼爲　祖師堂也珪登降拜謁環覽情移弃何若嘗嵐霏津逮卷舒葛蔚勁復歸靜旣出堂顧見溪隱山房訪石刻詩賦淡蘊元理喟然曰于斯而治心講業可以挹山川之秀而左右逢源矣蓋聞荀子勸學篇曰土積成山水積成川揚子曰邱陵學山而不至于山百川學海而至于海然則積土不如積川之喻道更切也今夫川源通乎天稷委輸乎尾閭亘萬古而不竭不溢其眞精之循環噓吸相感于無窮乎夫居高明攬遐曠游觀者之樂非崇德修業之益也談

虛空者遺名敎逐塵喧者亾天機非牖民成物之旨也山川出雲有開必先時行物生至敎忘言登斯堂者可不思積川之義而契雲怡之心乎詢其經始自乾隆戊戌春越三年落成費白金五千兩有贏非天假之緣未易致此既愜所見乃欣然爲之記

筆花書院記

蕭山縣治之北有夢筆橋橋之北日江寺昔文通寓居永興其子昭元捨宅爲寺故橋與寺皆以是得名寺之北有筆花書院者則乾隆十五年縣人陸巡捨家塾爲之而沈鉉戴趙氏各輸田以佐膏火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久荒

圮四十五年遷書院于東南隅而筆花之阯頹且以棲流就過者慨焉歲己酉方君維翰來宰縣符下車親問父老疾苦進諸生之彥者而禮之聞書院之墟也瞿然有復新志邑之搢紳衿士翕然興誦曰賢哉我侯不媿言偃文翁之美政矣于是侯倡而羣和次第修復不日告成蕭山爲珪之祖籍猶桑梓也今年夏余科試溫台旋過蕭山聞之竊謂今之親民者奔走期會之不暇語教育則迂闊而訕笑之烝我髦士之雅闕焉不講矣浙江之左蕭山當潮汐之噏嘘而漁浦湘湖環帶幹峽故其文章蔚跂秉越東西之勝自楊游倡道以來代有名

賢不獨矜齊梁之掞藻也有賢明府獎壓而振拭之將士風醇而民氣厚豈復慮城闕佻達之不丕變而德行道藝之不古若哉學者所以學爲人也以人倫爲本以義爲質以天命爲昭明而後根柢六經而發攄爲文詞故言有物而葬祿從之此余拳拳以是敬告吾士民也抑令能先務乎此則其忠信慈惠之實政必有以福蕭山之人而河潤百里雨之施物以孳亦豈獨我蕭山人之福也歟是樂爲之記

重修嵊縣文廟記

嵊居會稽之上游山脈自天台天姥而來蜿蜒屈曲至

是將開宕而剡溪濤駛爲山川幽曠之區故其人文亦樸而含華地勢然也唐君仁埴以名進士紹家學來司此土下車謁學宮慨然歎仞牆堂廡之剝陋曰是之不講何以爲士民式乃倡修之輿情輻湊不戒而孚不勞而集土木丕煥豆登音佾之數次第備舉君嘗以迎鑾奏賦知名與余有文字之舊今年夏余自台度關嶺下新昌過其境問之嘉其異乎俗吏之爲也君請余爲文記之余惟許子瑜及紫陽之門周繼元淑姚江之學嵊之賢喆代有傳人顧學校徧天下而君子儒不閧出者行與知違而義不勝利也學道之效君子小人同之

而今或以爲迂闊而不切于事情然則聖賢之所以敎庠序之所以設豈僞爲哉循名而求實升階而儼思感應之速徵于昕鼓孰謂敎學之與吏治果扞格而不相入也余將去浙乃以平日之敎諸生者舉而申之若夫修建月日及助工紳士則詳于有司之冊不具書

六一泉三堂祠記

珪視學于浙之三年錢塘柴君杰以所輯西湖六一泉名賢祠志質于珪曰祠故有三堂曰正氣曰遺愛曰先覺乾隆二十一年自樓而遷主于寺之左右位次淩躐杰考訂成此以他省浙省分列之各有小傳而係以讚

疑者闕之其用心可謂勤矣己酉正月之望珪欇舟拜

徽國文公祠步至寺其左為正氣堂又左為先覺堂主皆錯互雜厠不倫其右為遺愛堂像祀周公新以下七人而東北則文昌后像位焉愁然不安考順治八年辛卯杭守張君奇逢記云旣葺倣做亭並文昌祠于再級則此像流傳百四十年矣乃諏日移供于崇文書院講堂之後閣下爰屬錢塘學官嚴殷謂馮省槐暨仁和場大使陸德燦鈔識各主銜名考之碑志辨其譌舛珪復取柴稾參核之釐為三堂神主次序冊言于鹺使盧君修葺敘正俾觀者穆然而興感于其類案六一之名寓

于歐陽緣起勤上人歐公與惠勤游以語蘇公公之初過守也到官三日訪惠勤有臘日游孤山詩五月十日與惠勤諸人同泛湖游北山詩惠勤初罷僧職詩及十八年後再莅杭勤公已化去其徒繪祀歐公及勤公像有泉出講堂下蘇公名之曰六一而銘之故惠勤當特祀于佛殿之西南隅也祠舊名廣化淪于楊璉眞伽復于劉青田明末建數峯閣祀倪鴻寶六人陳調元折其前偏祀楊左諸公　國初張奇逢興覺覺堂于講堂之左移陸公祠旁之先覺祠主而祀之又于西廡移前李太守祠之此三堂之權輿也康熙戊辰己巳間修葺等

諡見于王尙書隲之碑文其源流可考也夫湖山之秀非其人不光宋時賈似道酣歌恆舞于養樂園遂使山靈猶溷激成文山之正氣以洗之而謗者無可爲矣迄今游西湖者前有忠武後有忠肅若日星之光氣熊熊照人所爲正也唐之鄴侯香山宋之文正文忠所爲愛也趙閱道之事天王姚江之知性所爲覺也人無豔倚瀟灑生之麗勝而忘山高水長之清風則湖山增氣矣後之覽者其尙有感于斯言

黃閣河朱氏圭田記

珪籍大興而蕭山爲祖籍自　先資政公初置祭田二

畝六分有奇乾隆癸未珪司閩臬及壬寅眡學于閩先
後二十年續置田二十三畝有贏僅及圭田之半也歲
丙午典試江南復拜浙江學政之
命具摺陳明祖籍奉
硃批一切勉爲之欽此跪讀
恩旨感惕泚睫乃盟心曰若不倍常敬慎負
君恩而辱　宗祖不可爲人矣丁未戊申春歲科兩試
紹郡竣及今年夏由台州旋過蕭山蒞三拜埽于越寨
及黃閣河西山之祖墓三年中增置祭田併婭錫彤所
寄買者前後約七十餘畝矣于是以二畝八分有奇歸

于越棗以二十畝歸　近山公　增七公　英三十二

公　雄二十四公為祀墓田而以五十餘畝屬之　宗

祠竊取圭田之義其內二十五畝準前議四甲輪年十

畝為義田歲終分濟族人之貧無告者十畝為學田五

畝有奇備納賦其章程詳載于條約雕版印百數十部

於縣各有案其餘分授族人俾互相稽以期久遠他日

能從而廣之更善也嗚呼我　祖累世積善庇佑我子

孫珪碌碌無狀而

天恩渥被榮于鼎亨敢不益勵晚節保此清白耶凡我

族人期其勉于善忠厚勿嫁庶幾思圭潔之義而自華

之孝養大田之仁恕孳孳乎培本根于勿撥也夫

復古藤書屋記

澄懷園在近光樓之東爲桐城張文和公直園傳于休寧汪文端公爲麗景軒後諸城劉文正公居之不戒于火就其地改築傳之漳浦蔡文恭公

賜園之東偏有屋三楹其庭植紫藤二本每夏花葉葳蕤漳浦葛山相公居此時武進程文恭公來值宿則寓焉日晚二老對談于藤花下望之如仙及嘉慶辛酉珪

蒙

恩賜居園中則藤臥于地而屋爲輿夫所踞乎甓然不

安于懷壬戌春乃先構藤之架而別葺屋三閒于其南以處與夫改是屋之櫺窗而開戸于其西通牖于其左闢門以達寢室以是爲客坐蒔花樹于其後院前築籬以掩映古藤爲之外屏倬然改觀與嘉客落成之乃悟曰室猶人也人之耳目心體隔閡于外則生意茶然蕪穢而不治反觀內聽而通睿于靈臺則營衛周流瑩然洞然滿腔皆生機矣是舉也豈獨以潤屋求舊云爾哉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吾將以爲吾身心之鑒作復古藤書屋記

翠微山房記

歙之東距城十五里曰翠微山其麓則宮保曹尚書居
也程吏部振甲游其勝慨然欲建書室以為棲眞講道
之所尚書諾之掘土得石碣曰許眞君鍊丹處先是吏
部官于京有隱者云已為許眞君借地募吏部為築室
至是恍然以為定數不可強也築屋既成走書京中請
予為記予嘗一至歙城而未游翠微也歙固山水之奧
黃山元都其巨擘也靈仙之所往來一峯一壑皆足以
擅幽曠挹靈奇君讀書其中所得不可以語外人也大
隱何獨居朝市哉嘉慶甲子十一月旁魄日磐陀居士
記爰系以招隱之詩曰

翠微徜徉兮靈仙居鍊大丹兮光照廬洪厓拍肩兮負籙印根源泛觴兮援蒼震回首岷峨兮鳳翀歸而求之兮褰裳長從

翰林院掌院題名碑記

翰林之有掌院學士唐宋承旨之職也明初爲正三品洪武十四年改正五品洪熙元年始加師保則一品加尚書侍郎卿則二品三品其時若楊榮金幼孜楊士奇黃淮等是也我　朝天聰十年建內三院曰內國史院內祕書院內宏文院順治十五年裁內三院爲殿閣大學士置翰林院定掌院學士秩五品十八年復內三院

康熙九年復置翰林院掌院兼禮部侍郎二十八年以
大學士徐元文兼管掌院事則重臣兼領之始也院舊
有題名碑歲久漫漶不可識別矣嘉慶八年癸亥冬以
明年甲子春
皇上諏日幸院時掌院英公和與珪謀謹詳考其姓名
大書刻石于二門之內東西並建兩碑左爲滿掌院自
折庫納至少司農英公共三十二人右爲漢掌院自王
公熙熊公賜履至珪共三十八人案德大宗伯文莊公與
少農父子世掌院事視珪座主鄂剛烈公繼太傅文端
公座主阿文勤公暨令子文成公逮孫那大宗伯彥成

三世矣與桐城張文端文和皆世濟其美篔盛事也而
考漢學院中若李安溪之經學孫合河之理學先師劉
文正公之剛毅表表在人耳目尤于諸賢中足爲斯文
楷模者徃幸得厠于其後而科分已邈然靈光矣後之
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將謂我于何等敢不自勵而與諸
同官交勉之謹記

曹宗丞佟學士戒壇合祠記

曹宗丞慕堂己亥生佟學士裕軒庚子生乾隆辛酉同
舉于鄉甲科則學士戊辰宗丞甲戌先後同館兩人氣
味符合予於學士同會試榜而宗丞與筲河先兄同榜

亦交相得也學士淡泊早請急養痾爲山川游宗丞喜從之往來心跡善相磋也學士好方外交其性近禪宗丞好善其性近道歲乙巳宗丞以比鄰常邀予談進修內養之旨而學士獨喜參悟此其同而異者也及學士危坐解脫乃悔其空而不實日予功行淺去道遠矣予等嘗以我爲戒宗丞善功孜孜不倦而超悟稍遜學士此合祠兩公之緣起也西山戒壇負曠長松異果迸籟龍嵸二公神當樂而安之宗丞之長君給諫定軒以予爲知其事者請識之時嘉慶甲子十一月朔磬陀老人旣題詩於冊並記之

論

三十六宮都是春論

天有六位地有六氣六六兆參還相爲宮陽位潛于元淵陰氣遇于碧穴日踆月蠟交光瀏晶以協以居往來茫茫乘龍十二以紀于斗以摎于時故曰天梘其根月窟其竉陰陽貿乘重三十六乃攔于春乾爻陽六宮復一姤五臨二遯四泰三否三大壯四觀二夬五剝一凡陽之宮三十有六坤爻陰六宮姤一復五遯二臨四否三泰三觀四大壯二剝五夬一凡陰之宮三十有六凡陰陽各三十有六宮根于復落于乾竉于姤墖于坤循

璣交通毋隱子胎黃龍之蠖攝于包魚顧冕之闕銜于咰雉鼐踦旣鈞會攤旣中故孔子執之以作春秋也天之根狂坤之復爲龍尾坤娠陽于氐孕陽于尾易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氐爲天根尾氣斥絕下復于箕箕爲天口先王以至日閉關關其口養其根也坤初往姤乾初來復箕斗之次朋喪東北龍龜之交五陰巽室乾之二來臨之宮龍出于田龜靈于澤坤之二往遯于南易曰執用黃牛莫之勝說是居牽牛之次三陽自否來于泰宮婺女之北天帝之孫是曰帝乙歸妹營室包荒河漢用馮四陽大壯入五帝之車舍是曰壯于大輿之輹

奎爲封豕羝蕛流角齒之剛也婁爲犧牲聚羊于易婁之傷也五陽決一陰曰夬入昴畢閉爲天街陰陰國坤維陽陽國乾維日月五星之所出入君子之所夬也觜龍十五入于乾宮乾爲虎首坤爲龍尾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龍興致雷虎休生風西南遇陰坤乃得朋金氣旣盛水德王于韋漢太微之庭月五星之軌道也東井南北河月之竅也軒轅黃龍體女主象虎交于龍故曰女壯傷鉞誅鑕井是爲繫于金柅二陰入遯陰自尾而來曰遯尾陽自首而往柳注星頸遯之肥矣否則陰陽夷矣客主擁矣張素鷊客翼主遠客泰以陰爲鄰否以陽

爲賓軫車碬碬上而生風大觀以成杓攜龍角攝提四
方盟于廟亢牽衿驂房心爲明堂君子得輿小人剝牀
雌龍十五以入于坤相儠相軺瀘于其尾尾爲九子嫵
于陽九至十有一月虎始交龍虎首尾敦圉蚴蟉天月
根竈輪囷盤糾三十六宮既布十二政用修天之北極
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陰陽維綢交于其
極會于其根月離于畢夬以過雨乾以首虎目從于箕
復以息風坤以尾龍絪絪緼緼萬物化醇蠢人夜人兆
其若春像舂之象謂之連山孳春之精謂之歸藏芳春
之爽謂之周易蓄春之色謂之太元逼春之化謂之皇

極春之爲義顯矣贊曰

元惟天踵牝惟地竅黃宮通理白室生耀鶵鷇儀天蜄腦依月莫梲其根疇測其髆眎交坎離雌雄拄腹推光吐景環于朓朒坤道藏往復心知來六六之宮如春登臺

無前知論

前知之說何昉乎易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知易者莫如周公孔子則能前知者宜莫如周公孔子矣然而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不止子路仕衛未有知兄之必叛且誅而姑使

之知門人之必醞而不固止之者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聖人之所謂前知者如是而已故有可知者天不變道亦不變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惠迪吉從逆凶善不善必先知之是也有所不知者封建變而爲郡縣晉楚變而爲項劉二氣之災祥五行之錯幻人心朝舜而暮蹠人事昨矢而今函是也世之好異者作爲讖緯以附會孔子曰吾師蓋嘗知之云爾夫孔子之聖不必前知使其前知則當與回終日言

時已灼知其不久矣何待其死而慟耶孟子以下其書具在其不能前知不待辨也或曰儒者則不必前知矣二氏之道其必能之曰否否老子曰前知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老子不必前知也楞嚴經曰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若復此中有一小洲只有兩國惟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衆生覩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珮玦彗孛飛流但此國見彼國衆生不見不聞夫日月之食後代推測益精不如經之所說也是如來亦有所不知也或曰鬼神之道無不前知然爲因果之說者凡人之

吉凶禍福一視其人之善惡而乘除推遷之夫旣可轉移矣則亦烏能前知之如不可移是人事之修省無益也或曰卜筮之術精靈之物皆能前知曰不然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脫刳腸之患眭孟京房皆不自知其死是智有所不逮也千年之狐其辨足以屈張華而不料其將見殺是物鬽固有所不知也必曰無一機之先兆無一理之先覺則誠拘于墟矣然而有知有不知之理不可易也是以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居易以俟命不爲萬變所惑豈不卓哉

說

滋德堂說

滋德堂者臨海宋鑑溪封翁之所居也鑑溪名燕國子生幼有至性爲母割股體故弱年十七以咯血病不能應試乃講養生之術四十以外遂彊健行年望八耳目聰明步履不待杖閉門課其子世犖經書皆口授予覶學試浙東世犖以古學見拔將貢成均矣乾隆戊申舉于鄉考取　咸安宮教習期滿奉

旨以知縣用世犖館于我家幾三年今將告歸省其親予勸之會試不肎留且請曰犖之父明年八十矣祈吾

師一言爲吾堂構說則吾父得仁人之言可以爲親上壽且榮及世世也乎曰書不云乎樹德務滋潤其本根則發于枝葉翹翹競起松根茯苓千年茂悅不可以樹木樹人量于國爲棟梁于家爲椿柏此滋德之于春萬秋與天地比壽者也理之必然吾烏乎測其數哉

解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解

孟子不受齊王之召見而託疾不朝及明日出而王使來仲子飾詞以對又爲要路之請孟子不聽則徑歸耳歸而不宿朝之跡自著何不得已哉趙岐注云孟子迫

于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丑氏朱子集註無釋後之講家乃皆以孟子爲終不朝而不得已三字懸而無著心竊疑之夫孟仲子孟子之從弟而受業者也以其對其要爲非則斥之可矣何嫌何迫況既迫其言而無歸又何違其請而不朝乎是兩無處也既不朝矣齊王怪而究其故則不召之義自可徐陳又何不終日而亟白于景丑氏耶蓋聖賢之言動不遠人情前者齊王就見寒疾之詞本婉而孟子不幸有疾之拒亦晦及明日出弔以使之聞之乃問疾醫來既近于禮而邀造之對

要路之請又迫于信必矯而拂之非情也此不得已而遂朝也既朝則前亥之一辭一弔俱屬無謂故不得已而申其說于景子也鄙意以爲不得已實兼此二意然苦無以爲質偶檢儀禮鄉飲酒禮疏引孟子公孫丑篇齊王召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于大夫景丑氏之家云云不覺狂喜乃知唐賢賈公彥早作如是解眞先獲我心矣故讀書者不可執一自蔽而不深思參考也

易言心解

易之言心者十一卦泰象乾坤之交六四傳曰不戒以

孚中心願也謙取艮六二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復取震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坎之彖詞曰有孚維心亨傳曰乃以剛中也說卦傳坎爲心病其于木也爲堅多心咸取兌艮彖傳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明夷取離其六四象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傳曰獲心意也益取風雷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傳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其上九曰立心勿恆凶繫詞傳曰易其心而後語井取坎巽九三曰爲我心惻艮之九三曰厲熏心傳曰危熏心也旅取離九四曰我心不快傳曰得其資斧心未快也中孚取中虛其九二之傳曰中心願也同

人取離其九五繫詞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繫傳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能說諸心又曰中心疑者其辭枝合而言之八卦皆可以心言矣乾坤之心見于靜中之動風雷之爻見于益恆有孚惠心則吉立心勿恆則凶坎離之爻誠則維心亨不則爲心病天火則斷金如蘭地火則獲心入腹澤山之爻虛則感人心而和平窒則艮其限而熏心虛實動靜之閒心之妙用盡之矣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以此洗心以此說心易其心而後語中心疑而辭枝言爲心聲可不愼歟

孔子不出妻解

有問于予曰孔子出妻之事有諸予曰傳者之譌也何以證之吾嘗謁衢州孔廟有子貢手雕楷木聖像暨聖配幷官夫人像其家世祀之夫出則與廟絕其後人何爲而世祀之也曰孔氏三世出妻之說不然乎曰有之其一叔梁公也施氏無子而出是孔子之嫡母也其二謂伯魚所謂子思之母死于衛子思哭于廟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于孔氏之廟乎其三爲子思記曰子上之母死門人問諸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指孔子喪出母施氏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汙則安能

是也若孔子亦出妻則是四世出妻矣故曰傳者謁也
然則記稱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曰誰也門人曰
鯉也子曰嘻甚也是何解歟曰父在爲母期年屈于所
尊也故夫子節之曰伯魚何爲出其妻曰古者不以出
爲忌或伯魚死而改適聖人不之禁也總之聖人以五
倫示人則必不出妻

傳

陳大受傳　史館作

陳大受字占咸湖南祁陽人雍正十一年進士改庶吉
士乾隆元年授編修二年

上御　乾清宮試翰林詹事諸臣詩賦論各一篇日午
御座以待大受章最先成奏焉
上喜置第一擢侍讀充　日講起居注官是年累遷
左庶子侍讀學士少詹事三年再遷詹事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主浙江鄉試四年遷吏部右侍郎充　經
筵講官冬出爲安慶巡撫是時廬鳳宿泗潁游饑發倉
穀且盡大受請于江西買麥又分糴于江廣且發且
儲六年壽宿水無麥則以振之旣連歲饑多盜盡擒致
之法有六十餘人者乃盜米麥大受哀其情爲奏原之
夏署江蘇巡撫江蘇常鎭揚太水大受至則糶倉穀疏

溝澮築圩岸修廬舍斂浮殍糶鄰穀請緩今年徵水平魚蝦種在野乃募民先冬捕蝻種遂以絕旣實授江蘇巡撫七年淮海徐下田積水不可以麥民有食蒿者大受爲口借二月糧以聞

上命截江廣漕米七萬石振之初句容之黃堰壩灌田八千畝郭西塘灌數百頃歲久且淤大受乃貸社穀令民以力就食利復而民不饑秋河決古溝再決石林高寶興泰徐水大受以聞

上命截漕米撥協銀穀計千百萬大受請借民草價論牛稅一年禁溫州商之海運者皆報可又發帑海州官

爲買穀平糶十年戶部議禁商囤大受以爲商人貯米得少利則散貯不過一歲民且利焉請勿禁便又奏城工核減議枉節用用省工惡修更倍之城郭以數百計不宜節于目前

上皆是之十一年加太子少保秋淮海徐屬之被災者十七大受行邑至海沭見草食者取嘗之苦澀乃趣散粟借之種調福建巡撫十二年奏臺灣倉穀之壓欠者除之免其民陳宗等口餉閩故民瘠雜處語非譯不通有民殺人坐之番賄通事成之大受疑其情再鞫竟得白冬入爲兵部尚書十三年春

上東巡大受馳至
行在
召見問東土饑饉情事大受盡以所見對即
命予行營前議振事旣
命還京主會試轉吏部夏直軍機處協辦大學士事直
上諭處教習庶吉士侍講　經筵秋兼署戶部時金
川用兵
上憂勤方略軍書如織雖夜分必達大受日數被
召見或夜宿直廬凡大謀幾事皆與焉出入見星以爲
常歸則積帙數寸刻燭披覽十四年春金川平晉太子

太保加軍功三級秋署直隸總督大受既蒞事病甚

上數存問遣醫

賜葠藥冬稍閒還京十五年春出為兩廣總督兩廣去

京師既遠官偷民哤大受欲以猛易之舉劾不法之吏

無虛月風俗為之一變十六年秋疾作卒遺摺至

上大悼惜命入祀賢良祠與三代封蔭一子輝祖

賜祭兩壇謚文肅初大受父綵夢神人以緋衣兒授之

生大受兒時行仆市中逸馬羣至止焉人以為異及長

而家貧甚耕于山麓同舍漁者每夜出捕魚大受為候

門則讀書以為常既貴以父母生母皆不及養故每自

刻苦事兄尤謹爲神氣端儼倉目皆上起豐髯有威

朝廷以爲重臣子四輝祖繩祖嚴祖及祖

黄芳度傳　史館作

黄芳度福建平和人以父梧歸　國功襲封一等海澄公初鄭成功竊據海島而海澄者其出入門戶也使梧守之梧以歸于我扼其咽喉成功大窘故怨黃氏尤甚康熙十三年耿精忠與鄭經爲亂時芳度守漳州密疏所以破賊狀凡七上皆阻于賊不得達最後得芳度蠟丸書乃言守死間賊誓不背　國事

上嘉獎之明年鄭經并力圍漳州芳度傾家貲募兵與

之相抗分督將士守四門屢以閒出奇兵邀擊之斬獲無算久之賊攻益力芳度使其從父兄芳泰與賴突圍出求援于粵而誓將士以必死乃積火藥埋宅中告其人曰鄭氏讎我家切骨我以死力抗之城陷我義不爲賊辱矣汝等亟舉火無使賊生得我一人也芳度守城凡六月賊日夜攻不得下其從父兄芳世以中路總兵自粵來援未至二百里會其下吳淑叛十月六日天初明芳度登城巡北門淑等潛開城東門出迎賊直入芳度家絕其藥繩火不得發芳度聞變走開元寺仰天呼曰反奴負臣臣死不敢負　國遂投井死賊出斬其屍

妻李氏自縊死其家人及諸將士皆罵不屈賊盡殺之加慘酷焉芳世以其事

聞

上大震悼加贈王爵

賜謚曰忠勇妻贈王夫人

諭祭二次

命官治其墓建坊以旌之以芳世襲公爵卒弟芳泰嗣

封卒以芳度子應纘嗣封

王節婦傳

節婦姓王氏進江人諸生王世球之長女年十七[illegible][illegible]

父又殁儀氏無兄弟而家故貧送死養疾無憾已而世
球卒氏泣告族人為立後歸同縣陳光堂逮事王姑及
舅姑克孝光堂為諸生應癸酉鄉試遘疾歸而卒是時
氏年二十有七矣子女皆孩幼丙午秋縣大水氏繫樓
以縋懸光堂棺得不沒夫既葬乃葬其父母命子名賢
歲拜兩姓之墓從父弟王洪墀娶妻陳氏三月而洪墀
死家貧或欲奪陳志陳不可誓為女僧氏憐而迎之家
與其寢食三十年其與人為仁如此夫弟先為其叔父
後無遺產氏請于舅與均財娣病撫其女如所生名賢
既長教之散財為義縣人賴之乾隆庚午有司以氏守

節久請旌于　朝　報可甲申氏卒年六十有八

贊曰寻攝福州守試童子于連江得陳滋源滋源求謁述其王妣守節本末而求為傳寻惟旌淑風勸守土者之志也女子非有大故不以節見非窮苦患難或不奇然其能為難一也易節之免曰安節亨其王氏之謂乎

遂昌王氏兩節婦傳

邱氏遂昌西鄉人父于宏母鄭于宏先卒喪之哀事孀母尤孝年二十一嫁同縣增生王肇洲生子凌雲肇洲以試于郡冒暑暍病歸邱誠進湯藥祈以身代竟不起欲殉之母鄭諭以舅姑老孤幼義不可死邱曰母欲兒

是也遂力養舅姑皆臻大年督子凌雲讀書繼父志凌雲入學爲諸生食餼矣初邱年二十有四而寡今六十餘娶婦祝生子開煦

蘇氏名杏姑亦遂昌西鄉人父宗軾兄諸生雲漢宗軾蹶傷足氏扶持不少離及卒絕葷飲終祥如禮許嫁子王開煦請期有日而開煦病毋兒欲緩之氏曰王郎病不可知幸未篤當往視湯藥若不諱死生以之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三日適王疾不可爲矣謁王姑邱邱姑視邱尤憐之越三日開煦竟死絕而復蘇邱慰勸之蘇亦勸王姑與姑勿過哀衆以遂不疑已而入室引刀絕吭姑走

抱之端坐而逝及斂色如生年二十有二

論曰遂昌在處州西北二百里萬山崒屼中士樸遬少文藻何女子之多奇節也邱與蘇爲祖孫邱有子不可以死則以永貞爲難若蘇者委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壻乃堅志殉之哀哉易小過之恆曰過其祖遇其妣蘇之以節死而遇妣也何過之有抑不過何以爲烈女子耶

寧波府同知陳君家傳

君姓陳氏名洪範字禹書順天通州人考光肇候選州同知教子以義君力學爲詩文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舉于鄉第三十九人雍正六年揀發廣東試縣令七年知

東安十年調知英德英德苗猺雜居有長岡嶺銅礦俗哤難治君勤且廉一切聽斷輒剔爪剽桀者剸知其主名闞君將至跳而走他邑戒其黨曰是官不可犯謹避之君試蹕厲精銳日夜不休至于病殫制府使醫視之則宜投補試之藥君貧不能服也以是試賢君乾隆五年大計以卓異奏見

天子允之明年陞浙江寧波府同知在浙三年署餘姚永嘉二縣一如治粵時其先在英德天久雨礦工數萬人乏食君借之糧不待報至是掛吏議落職然粵人思而祠之十一年歸蕭然無以爲資輒買書若干卷日以

是貽吾子顧好急人之急閒則圍棊賦詩以老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卒于家年七十有五有子河圖州學生勵志能文君教之曰吾鄉舉日汝祖曰嘻兒他日得爲官不負廉明二字則吾有子矣某心銘之及至粵即手書此二字于座誓曰吾不能祿養忍違此遺命乎今雖罷閒尚無憾也汝識之及其病革呼河圖而重命之曰汝他日儻仕乎汝祖廉明二字不可忘吾瞑矣河圖述其語則悲不能止

朱石君曰儒者近文章砥厲廉隅尚矣予獨賢陳氏以儒守業至于父勉其子子戒其孫勤勤以廉爲教當榮

辱死生之際而不及乎利可謂知義矣雖古之達者何以加焉

陳聖周家傳

君姓陳氏名名賢字聖周連江人自其遠祖明廩生僑至君父光堂七世皆爲諸生君生四歲而孤母王氏撫之以事舅姑孑嘗爲作傳君祖修士念一孫孑然有少子先出繼心欲歸之屬纊時以左手書字不成君跪請曰男字耶必歸叔父令服子喪君祖連頷之而瞑君果歸之其善體祖志也君以太學生五試于鄉不售乃罷去曰古者保息本俗有族墳墓聯師友相保受葬救賙

賓之教是可行也乃出其資昏嫁中外族之孤周其貧者葬棺櫬之無後者君曾祖登嘗三復東湖水利溉田千頃有欲竊墾者懼君不可乃啗以利君搏其頰曰是使予不成孫也君之遠祖在宋時有名琳鄉舜申及德一者葬過溪山墓荒不祀君登山鳥嘲啾于古樹求之得碑則爲土人種地瓜成田矣號之官土人乃鑿滅碑字不可辨夜有神燐聚散入其屋比令來履勘假寐頃見絳衣者三人揖之乃案譜志歸其墓于陳蕃君追遠之誠所格也距縣三十里有賢義溪水發則溺人君既助修石梁而南關外通濟橋創于隋大業間其下水仰

受福安寧德候官羅源古田五縣之川而注于海橋洞十有六其五無石梁中一洞廣五丈有奇以木代石屢朽君與同志五人倡修之戊戌春伐石于靈果山得大石梁五小者八乃繩所過泥田而壓其徑腰內甃石償其値不二旬而辦辛丑大石梁折其一君再身任之勞劇而疾作癸卯六月十有九日石梁成君扶病落之歸曰吾可以死矣蓋其勇于義而不愧乎勤事也七月二十五日卒君生于康熙庚子八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四妻王氏先卒子一滋源廩生女一適同縣廩生楊廷岳孫四徵本敦本嚴本政本女孫二

贊曰滋源于廿年前攝府事所取連江童子試第一人屢試高等及于視學詢學官舉滋源優行生或疑之于日是行不優乎抑文不優乎于所手定優生三人其二爲寧化張騰蛟霞浦游光繹二人者舉鄉試第一第二名以去而滋源先闕期丁憂豈非命歟君宜見其子之達而故遲之抑滋源能世其善行則不朽其父者自在達不達固不可知也滋源乞于爲文傳其父甚哀于不忍辭爲敘其略授之使藏家乘焉

瞿瞿園家傳

瞿洗心字聖以一字瞿園安徽涇縣人傳聞瞿之先本

張姓蘄徒也當元末與陳友諒同起兵于蘄戰歿友諒字其孤友諒敗避地至涇有李翁夢虎臥其里覺而跡之則少年貌甚偉詢其由來館而妻以女遂從翟姓所謂敬六公者也是爲徙涇之始祖卜居涇西南八十里之桃花潭左潭水發源于黃山而注于涇其後族蕃衍聚居幾萬人曰水東都翟氏十傳而至瞿園父之煥明季諸生瞿園兄弟六人于次爲仲時天下初平山賊猶梗歲戊子之煥率族捍賊全其鄉瞿園既代父兄治家政曰吾族大當有以保息之乃倡輸田之在宣城者三百畝于宗爲祠田立條約祠墓祀以時貧乏有養秀者

有獎曰常稔莊瞿園太學生不爲舉子業然好藏書其妻儋嫁時謚之書數輛溼人好古者多就鈔讀家豐而好義年八十一卒宣多圩田以土埂爲防值歲者修之壞則罰瞿園雖不值歲必出資以助修故終其世埂堅而無競及瞿園卒後族以埂壞互毆擊人謚思其惠瞿園之喪有來弔者哭甚哀其家怪之問其姓名曰我宣城周采臣也少孤母老三十未娶某年試罷歸遇公于旅詢而憐之乃出裝金使歸娶勸無廢學曰薪水吾任之今若干年矣其急人之病而不自伐多此類也曾孫禮祖乾隆甲辰進士

贊曰繩祖以其曾祖瞿園之行略請予爲家傳曰予[illegible]乞筍河先生爲先曾祖傳先生諾之未脫稾而殂敢乞公成之予竊聞翟氏之先甚豪偉及其聚族于涇四百餘年丁男以萬數非積厚而流澤者不可得也瞿園慷慨多隱德繩祖以詩書起家豈不韙哉

邱府君家傳

君邱姓諱雲錦字絅思一字玉林其先南宋嘉定時有名嵩者官同知樞密院事始居江陰明嘉靖中遷蘇之長洲曰嘉嘉之子承周早卒婦盧守節其子存禮孝子母俱得旌其門是爲君之曾祖君之祖曰文勳父曰聖

塈君少從父游京師後遂家焉九試不售以謄書充一統志館謄錄生書成留充實錄館謄錄乾隆甲子選山東寧海州州同已而丁父母憂去服除戊寅補江西寧州州同寧州饑其時州牧他出饑民鬨聚州治所諭之不解或謀脅以兵君曰不可救荒如救焚奈何煽其焰耶叱民毋動亟發倉粟千餘石平其價糶之而獨申上官請任擅發罪于是境中帖然所全活甚衆君之才識幹濟有造于世人者咸類是而其子孫之熾昌有自所謂天道果不誣也君在江右十二年署奉新浮梁諸縣皆能其官卒以有所忤罷

歸而君之諸子皆成名矣君友于其弟之鈞歲甲午將之京師六月二日卒于德州舟次君生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九

誥封奉政大夫河南道監察御史加一級妻繆氏贈安人側室鄭氏封安人李氏封安人子五庭澍乾隆壬午科舉人己丑科考取內閣中書河南道監察御史庭潤太學生貤封內閣中書庭瀊乾隆壬辰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庭注太學生庭澘府學生孫三桂蟾候選主簿桂山乙未科進士內閣中書桂丹府學生曾孫二家熚家煜御史君請予為之傳輒敘其略以備採于家乘焉

贊曰憶自乙酉君之長君御史館于兄仲君家從予游二十年來君之子若孫起家連取科第列官清要歲丙午太史與中書君分典閩浙省試可謂盛矣予固知君之隱德所貽者厚也寧州發粟一事君真不愧循吏哉

黃衡州家傳

君諱興仁字元長號藹堂安徽休寧人初黃氏自晉新安太守卒葬黃墩世家焉祖鍾父治安君年十九以商籍補錢塘學生北游太學援例起家刑部江南司員外郎時雍正九年也已而　京察一等擢福建司郎中十三年黔苗不靖張尚書照出爲經略奏以君從改江西

司枉軍營廩以功得敘
今上即位以黔省用兵恐廢農事
詔借給牛具籽種君奉檄行黃平及施秉餘慶諸州縣
蒞視給散不假吏胥手乾隆元年九月還京授湖南茶
州府知府故有九釐餉國初洪經略用兵時權設額也
後遂沿爲例君上牘請免之議格不行權衡永郴桂道
坐吏議落職君曰吾得歸與諸兄弟奉老親足矣遂老
于家嘗寓杭已而遷蘇卜宅師子林元高士倪雲林所
手造也
聖駕南巡五幸其處蘇人榮之君教子嚴長子騰達幸

已進士掌京畿道監察御史次軒辛卯狀元　上書房
行走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校理司經局洗馬
季騰驤貢生君年五十有五乾隆二十一年卒妻汪氏
程氏側室李氏汪氏孫七葬于柏山之原所著有南征
集南歸集松園編師林紀勝諸書藏于家

贊曰君負幹才不竟其施而歸老于林園之樂人或惜
之然以其穀貽子孫聯翩取甲第卓犖競爽則君之隱
德可知矣予與仲君同直　書房知其大略爲著于篇

鄭賓日文學家傳

常州之鄭初在南唐保大中有本初者自新安仕晉陵

卜居郡西北江濱曰鄭港九世原善遷于秋鄉之鄭墖十七世儼遷東莊二十三世琢葊公章爲邑諸生生三子長曰之罕字展宗又字賓曰世爲武進人六歲大父留耕公授以小學閒問兒喜書中何句對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亾易心大父奇之畀書田十畝已而琢葊公欲售田爲考作壽藏曰兒肎不對曰祖父所賜爲祖父作藏不亦宜乎留耕公之妻[illegible]有段氏妹以其孤女孫約爲昏姻故君聘于段已而女患風病折右肱右足跛欲辭昏君甫九齡父詢之對曰是不歸兒無歸矣曰後得無悔乎曰大人義不以孤女負諾兒忍

負心耶年十九來歸踰年患目疾遂瞽段勸君買妾君不肎琢莽公笑曰吾嘗以劉得之取瞽女爲難不意汝今能之越二年段卒父爲繼室于卜廟見後即令謁段之墓而迎其母顧養之終身歿葬于段墓之右卜氏以田六畝歸君曰母遺命也君卻之年三十一入府學爲諸生授館于外所得脩脯養親及兄弟之子爲從兄弟授室無私財焉四十五丁父憂鬚髮盡白越十年而母卒越五年妻卜卒遂不取先是族人修譜遠引漢康成宋沖素爲始祖而削本初公以下十一世琢莽公力爭之不得遂別搆祠于孔邨並輯舊譜以識其眞至是君

命其子環更正之曰不敢誣其先也君者學工古今詩文辭八試不售與同縣劉文定公爲老友文定以宰輔家居過君竟日談君猶呼之曰世兄云有富者以生日召客時歲歉餓者蠭集譁其門欲撻而訟之官公方食聞之投著趨告曰人予穀一升錢十文不數十金衆立散弭禍而種德何訟爲從之盡解去君念鄉人乏食即出所得脩脯振之以爲倡其勇于義也多類此年七十七以蹶傷足明年夏卒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五月六日也生于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九月十三日年七十有八子環丙午科舉人孫二旦興庚子科舉人昱興曾孫兩

便環合葬君及繼室卜于禮巷東邍

贊曰予丙午科典試江南榜發人以爲得士而最指稱者鄭生環也環以歲貢生教于鄉從之者多擢科第而生孳孳爲善不啻其口生謁予則銅銅請爲其父作傳每謁必跽拜何其誠也予讀環所作行實知君之篤行有以先之矣无妄之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君耕且菑矣子孫之穫畬豈妄也哉

臧禮堂家傳

禮堂年三十卒其兄庸爲之撰行略悲不自勝珪既作哀詞矣庸請作傳曰非能爲古文者不足傳吾弟也珪

勉應其請

禮堂姓臧氏常州武進人兄弟四人行三少性孰年十二讀書攻苦究心經史字學娶婦胡初婚夕教以孝弟長言令孰聽乃合巹事父繼宏久病每夜焚香禱天父稱其孝母章患風疾侍葪下刻不離壬戌割股請減壽一紀母愈而禮堂竟夭矣著錄孝子女婦事蹟數百卷說文經考十三卷阮中丞元聞其名親拜聘襄詁經精舍詩服避之許白衣冠方見于舍兄弟有過則諫必改乃已故其兄庸鏞弟吧皆以孝友推之無閒言顧性孤介耿直得秋冬氣多此所以生不享福報死必為神祇

者亦氣類之自取也無子以兄弟子後之

贊曰吾聞孝爲百善之首士而刲股者雖非中道豈可及哉然而吳錢氏桀爲母割股而三元及第官至二品禮堂何一科不獲儔儗蹇而夭折哉豈非命數使然天亦無所容心于其間歟既有令名而復求壽考范氏之母可謂達觀矣

知足齋文集卷第二